

城/市/漫/记

花儿和人儿都爱了



刘云霞

第一次去江津的蓝色精灵蓝莓庄园，是三年前蓝莓庄园的首次开园。我们年级组织春游活动，慕名而去。长条形状的人工湖在庄园的中心，湖水安静而清澈，映照着天光云影，宛若庄园的灵魂。两岸是玫瑰园，园里零星开了一些花。大朵的玫瑰，玲珑的蔷薇，朵朵热情，朵朵美艳。我们在花田里流连，紫藤隧道长廊长达两公里，发端至终点呈一个长长的椭圆，在蓝莓庄园的外围把玫瑰园围起来。我们去得太早，紫藤花尚未开放。

今年春天，朋友圈里有很多转发：“重庆首届紫藤花节，必须去看看。”周末便与朋友们相约着前去打卡。与上次去不同，漫步于紫藤长廊的游客不少。

紫藤花比玫瑰园的花开得早，深紫、浅紫、粉红、纯白，层云渐染的紫藤花，从头顶碧绿色藤蔓紫绕着的廊架上垂直泄下，一串串袅袅婷婷，满长廊灵动飘逸，甚是壮观！仔细看，一朵朵小花就像是小巧玲珑的铃铛，仰头侧耳倾听，仿佛还能听见春风拂过的声音。阳光温暖，从花叶的缝隙透进来，在游客的脸上身上，在地面上留下斑驳的光影，为长廊增色添彩，又似悬灯结彩般欢迎着人们。

刚进长廊不久，我被一群游客手拉手迎面走着，在藤萝架下摆拍的姿势吸引住了。我站在边上，饶有兴致地看着。突然，队伍里有个女人脱离队伍笑嘻嘻径直走到我面前。逆着光，定睛一看，是师范校同班同学温铎力。正惊喜着，后面有个女人也跟着笑嘻嘻走过来。因她戴着墨镜还戴帽子，看不清真面目，正疑惑着，温铎力说：“是老师，你老师。”说话间，后来者把帽子和墨镜都摘下，才看清是我小学启蒙老师刁敏。刁敏老师退休多年了，温铎力还在岗位。温铎力哈哈大笑说：“学校工会活动，我们把他们几个退休老大姐约出来，提前适应退休生活。”意外的相逢，让我们彼此都很高兴，在紫藤花下合影留念。

“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，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，像一条瀑布，从空中垂下，不见其发端，也不见其终极。只是深深浅浅的紫，仿佛在流动，在欢笑，在不停地生长。”身边的朋友朗诵起了宗璞的散文名篇。有人转过头来，并不是因为朋友的矫情，而是找到了共鸣。来蓝莓庄园游玩拍照的人很多。尤其天生爱美的女人，她们着装讲究，色彩缤纷，款式多样，妆容精致，步履款款，优雅自信。进门往东，不远处的长廊架下，摆着几张桌子，是宽田乡村火锅。从紫藤萝瀑布垂下的蓝底白字的横幅，在煦风中飒飒轻语：风告诉你，以最大的平静，去爱我们不确定的生活。我们家性在凳子上坐下来，美其名曰休息一会儿，实在是被花间美食诱惑了。

我们是自西向东绕行的，在长廊临终点处拐了一个直角的大弯，长廊一侧的藤蔓空出了一个豁口，下两级台阶就是湖水的一个端点。这里成了人们照相的首选地。有一个身着花冠长裙的女孩，踩着高高的花盆底鞋，举着一把洁白的薄纱装饰的油纸伞，在紫藤萝花架下转着圈。姣好的面容在薄纱后面笑意嫣然。一旁有伙伴在转着圈配合着她拍着照。游人驻足的不少，都爱上了那把薄纱油纸伞。摄影师极其耐心地弓着身子盯着镜头，一遍遍不厌其烦，精益求精。我忍不住偷拍了一张她们的背影。我对普天下爱美爱生活的人充满了爱与敬意。那天我自己的衣着随意，可是我爱美爱生活，爱着紫藤，爱本身就是一种态度。人们的脚步松弛，笑容真诚，都以这样的爱的姿态融入紫藤长廊。

那天，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则九宫格：一前一后举起镜头的摄影师，湖边手牵手漫步的夫妻，玫瑰园快活荡秋千的男男女女，穿长裙举油纸伞的女孩，我的老师、我的家人、还有我……不管是正面还是侧影背影，透过屏幕都能感觉到爱与欢笑。

(作者单位：江津区四牌坊小学)

诗/绪/纷/飞

小区的早晨



王明凯

小区的早晨

越看越有意思

总有晨练的身影在花径晃动

总有小鸟在枝头谈情说爱

那间红板凳夫妻店

总是散发出诱人的麻辣鲜香

开着山茶花的公路边

总有不同颜色的车辆驶过

背着书包出门的小学生

时不时与美团小哥哥撞个满怀

那些上班族的年轻人

总是从不同的方向奔出去

匆匆忙忙，追赶着城市跑一般的脚步

悠悠闲闲的

是黄葛树下的龙门阵

家长里短聊半天，天气冷热聊半天

小区建起了居民食堂，也可以聊半天

最近聊的，是围墙外的乱石岗

建了座小桥流水的口袋公园

老哥们立说立行，移步大门之外

他们要去逛逛，那处聊在口中的新景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)

新作者

“娃娃书”迷

冯浪涛

王杰夫是万州区的一位退休干部。在他小时候，就迷上了“娃娃书”，至今痴心不改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正是王杰夫人生中最美好的童年。他在娃娃书里找到了无穷的快乐，从陶醉于故事精不精彩、画儿好不好看，到细细品评书的文学底蕴及插图风格。在方寸世界里，孙悟空上天入地，诸葛亮呼风唤雨，隋唐英雄壮怀激烈，岳家军披肝沥胆，杨家将赤胆忠心……简洁的笔触、朴实的图案、清爽的色彩，把一个博大的世界，巧妙地融合在那一个个看似简单的故事里。

也正因为爱娃娃书中的故事和精美的图画，王杰夫开始了收藏之旅。童趣的目光，独特且传奇，到如今蓦然回首，还真收藏了不少精品。

王杰夫的娃娃书品种很多，其中有一部分很珍贵了。比如1979年12月第一版的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《伤逝》，再如1981年12月第一版的根据蒲松龄同名小说改编的《白秋练》等，这些娃娃书极具收藏价值。

最让他视为至宝的，是一套共48集的《三国演义》。这套《三国演义》，系上海人民

美术出版社出版，出版日期为1983年11月，系第一版。“这是一套素描版，是大师们手工绘就。”当年，他花了14元买下这套娃娃书。

娃娃书开启了王杰夫童年的脑洞，从小王时代走到大王、老王时代，都在潜移默化着他的人生。走进绿色军营，他从事放映、摄影工作，文艺的熏陶从娃娃书到了荧屏、图片。转业地方后，无论在什么岗位、职务，一直兼着摄影工作。徒弟收了满满两大桌，至今见面，仍要恭恭敬敬地称呼他“师傅”。退休后，王杰夫“全副武装”，购置了摄影器材、无人机、穿越机等装备。一年四季带着他的摄影、徒弟，像追花季的蜜蜂一样，追着美景走四方。

时光一路奔跑，如今老王已到耳顺之年，斯时已逝，但他仍对娃娃书有着特殊的感情。每当王杰夫从箱中搬出娃娃书津津有味地反复观看时，仍会品出当年的感觉，手在颤抖、心在激昂，泪水盈满眼眶。

童年的娃娃书不知点燃过多少人孩提时代的梦想，走过那个时代的人，对娃娃书有着特殊的感情。

(作者供职于重庆三峡传媒集团)

散/文/诗

广阳岛

(外一章)



石子

我管得住自己的笑，却管不住那些梅花、油菜花的笑，她们经不住阳光的挑逗，恣意张扬。

我的目力有限，但掠过山头的鹰，紧盯广阳岛，仿佛紧盯一个猎物。

我听见蜜蜂嗡嗡叫，像拉响防空警报，急促，凄厉；像人们无助的呼号。

那些落叶衰草，腰折了，腿断了，肢残了，一片窒息而亡的灵魂。

广阳营里，陈纳德将军喂养的蝴蝶飞舞，每一次停落，都是飞虎队战机带血归来。

广阳岛，像一粒射出的子弹，呼啸在江水里。

父亲清澈如水

当过煤矿伙食团长的父亲，一生，溪水一样清澈。

他心之所想，汨汨流淌在言语上。言语的光芒，有阳光的温暖。

账本上现金流水账的数字，1就是1，不可能变成2或3；2或3也不可能变成1。

伙食团的米，不长翅膀不长腿，不会飞翔和走路，哪怕我家的米缸空空如也。

父亲的骨头，溪水里的石头一般清晰；几百名煤一般的矿工，被父亲清澈映照，笑容可掬。

父亲去世之后，从火化炉出来的一瞬，骨殖纯洁，没一点杂质。

父亲就这样，清澈一生。

(作者单位：璧山区委党校)

风/过/耳

堵车之悟



刘德

每个周一的早晨会堵车，这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了。为了躲过这个行车拥堵的时段，免受寸步难行之苦，周一的早晨，我起了个大早。匆匆洗漱完毕之后，便下楼驾车出了门，直奔上班必经的高速路而去。

一路上轻车熟路，大道宽阔。远处，群山巍峨绵延，一轮红日喷薄而出，把天边那团轻柔飘逸的白云都染成了金光灿灿的彩缎。我把车窗开了一半，让早晨那清新而略带凉意的微风轻拂我面，顿时感到人生得意。可是，好景不长，一会儿工夫，高德地图就提醒我，前面马上就要进入隧道，车辆因前方交通事故原因堵塞而导致行车缓慢。顿时，我的车速就一下子降了下来，美好的心情随着这拥堵的车流，顿时烟消云散。

我无奈而又小心地驾驶着车，一步一步挪进了隧道。蠕动的车流，让我头皮发麻。当车行至隧道中部的时候，干脆停了下来。忽然，我被并停在我车的左车道上的那辆宝

马车门上的一行字所吸引。那行字是用标准的黑色宋体字写成的。上边写的是“错把陈醋当成墨，写尽半生都是酸。”这突如其来的发现，令我心中一震。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那个开车的驾驶员，从车窗望去，这是位中年驾驶员，男性，络腮胡，乌黑发亮的披肩长发飘逸而好看。从穿着打扮上看，可能是搞艺术的。车上写的这行文字，让我觉得他的人生可能经历了什么。

想来也是，人到中年，谁没有过一地鸡毛？人生在世，酸甜苦辣，只有自知。但是，俗话说得好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因此我想把他车门上的那行字，再加上一句：“错把陈醋当成墨，写尽半生都是酸。一地鸡毛又何妨，披荆斩棘勇向前。”是的，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可是，我们不能因为心情而耽误了前程。闯过一路风雨，一定会迎来春暖花开！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)